

谷 峪 著

蘿 北 半 月

蘿 北 半 月

谷 峪 著

作 家 出 版 社

一 九 五 八 年 · 北 京

內 容 說 明

这本散文和特写集，收入作者近几年来写的十篇作品，主要内容是描写北大荒黑龙江地区移民的垦荒情况，其中有几篇简短的人物特写，对近两年来我国农村的兴旺气象以及劳动人民的新的精神面貌作了较为真切的刻划。

作 家 出 版 社 出 版

(北京朝陽門內大街 320 号)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証出字第057号

北京新华印刷厂印刷 新华書店發行

*

书号855 字数109,000 开本787×1092 1/32 印张 6 1/4 插页 2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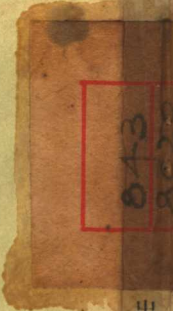
1958年5月北京第1版 1958年5月北京第1次印刷

印数0001—9,500册

定价(6) 0.50 元

羅北生月

谷峪著



出版
社

統一書号: 10020·855

定 价: 0.50 元

目 次

黄昏海河边·····	1
挂起了防火旗·····	7
蘿北半月·····	12
叶明昭·····	82
王本巧·····	101
一个森林警察的笔记·····	111
丰年和他的庄稼·····	146
春雨·····	151
“猪先生”·····	182
鼓风机旁的姑娘·····	189

黃昏海河邊

這裡不是哈爾濱的“江邊公園”，也不是“太陽島”。但是我每逢到了天津，黃昏時總喜歡一個人來到海河邊散步。黃昏時辰，這裡並不安靜，相反地更加嘈雜：人喊馬嘶，車輛的輪子光想碾人的腳面。雖然這樣，我卻能保持沉靜，一個人邊看邊想，慢慢地貼着它的身邊走着。

海河的流水是渾濁的，兩岸光禿禿，沒有高大的建築，也沒有成蔭的樹木，怎麼樣也構不成一幅風景畫。到了黃昏，稍微增加了一點顏色：船只在解放橋下停泊了，好大好大的一片。船工們刷洗着船板，船婦們燒起炊煙，不多的孩子在船上活潑地蹦跳起來……

我看到這些就有些入迷，我的腦子裡立刻出現一串斷續的聯想。想到海河的水有許多是從我的故鄉流來的，大部分船隻都經過我家的大門口，說不定我村合作社社員，曾委託它們給這城市的工人兄弟帶來慷慨的應戰書……我看到那些船工，尤其感到親切，我不認識他們，但又覺得個個面熟，我常用我的猜測，為我死去的爺爺在

年老的人里寻找他的朋友。

常常在这样的时候，也就想到我的爷爷。爷爷是个船工，是个勤劳而正直的人。他和他所驶的木帆船在这条河上跑了多半生；最后，他驶的船在这里毁灭了。我小的时候，从他那些悲哀的倾诉中，也了解到海河那惨痛的历史：

……是在夏天的晚上，天气闷热，爷爷泡一壶茶提到我家南房顶，他盘腿打坐在一张破草席子上，摇起了芭蕉扇来。当他为家中生活发愁的时候，他泡的是一壶浓浓的棗叶茶，喝到嘴里苦澀难耐，像咽草药。他守着这壶茶，慢慢地喝着，闷闷地低头不停的抽烟。直到后半夜，凉风才把他从房上撵下来。在他高兴的时候，泡一壶淡淡的真正的茶；这时他也就需要我和他做伴了，他需要我听他的吐诉，需要我向他提一些天真的问题，他就可以自然地借题发挥下去，畅快自己的心胸。每逢爷爷要我上房去的时候，他总是先咳嗽一声，引起我的注意，然后他再向天说一声：“呵，今晚好凉快啊！”我听到这一句，就懂了爷爷的意思，不必商量，我便笑咪咪的手扶着梯子向上爬。我的头刚出房檐，还来不及向爷爷做个鬼脸，他便用手来接我了。

幼时，我最喜欢房顶上乘凉。因为我家房垣紧靠滏阳河身，即便在最闷热的天气，也有一点溜河风，房上眼亮，好玩得很，何况天上有数不完的星斗，爷爷有讲不完

的故事，远远的田野里有飒飒的弦声，近处河边有青蛙的合唱。爷爷就是在这样的伴奏中开始讲他年轻时的经历的。

爷爷总是讲他自己，而且都是船上的事。

“……那一次我们的船去塘沽装盐。满了载，船抛了杆，遇上海风，浪头从这边一下打到船那边，船沉下去又浮上来。船工们，不慌不忙，扯开帆、掌稳舵，不多一会就入了海河口。……”

说来也奇怪，每逢爷爷讲到船，就有船在河里航行过来了。下水船趁着晚风，像箭。要赶上有月亮的晚上，更好看，张满的白帆，一朵朵、一朵朵像飘在空中的白云彩，见到它光想坐到上边去。爷爷一见河里来了船，就顾不得说他的故事了，他拉着我的手，站起身来观看。有时是他先问船家：

“谁的船儿来？”

船工告诉他一个名字。当他不熟悉这个名字的时候，他就又问人家上辈人的姓名。问到熟悉的名字时，他就说上两句船家惯听的吉祥话，祝福人家。有许多船工，每逢黄昏后行船从这里经过，总是这样吆喊几声：“号祥哥在吗？”

我的爷爷不叫“号祥”，他叫兆祥。听人家说，他在船上是个打号子的人，所以才获得了这个名字。据说打号子这工作在船上是十分庄严的。在紧急的时候，遇到风

浪，穿过急流，穿过桥孔，都需要听号工那鎮靜、勇敢、洪亮的声音，好像他是全船的头腦和灵魂。我的爷爷就是这个工作做得出色，才在海河上出了名的。

爷爷听到船上有人喊他，往往并不馬上答腔，他見到同行伙伴，似乎心中有沉重的感觉。一旦答腔的时候，他又用暢快热情的声音去說話：“二兄弟嗎，这趟裝的什么呀？”

回答是“磁山缸瓦”，或是“峰峰煤炭”。

“用什么东西嗎？”爷爷常这样問。

“不缺什么。天津衛捎什么嗎？”

“不，不捎什么。一路順風呵！”

他們常常是这样說着話，那船就走远了。

也有的船在这里过的时候，并不这样匆忙。听到爷爷的話声，他們会拋一下錨，和爷爷多談几句。这些差不多是爷爷那較為知己的朋友。他們談話，多半是談到关卡愈来愈多，洋人愈来愈橫，河溝愈来愈难走了。有时他們也热切地約爷爷再到船上干几年，爷爷总是說：“一輩子不見海河面我也不想它了，受不了那洋气。”

光屁股的那几年，我还不大明白，爷爷那么大年紀为什么还爱到房上来乘凉。我还以为他也和我一样，爱听蝈蝈和青蛙歌唱，爱数天空的星斗；其实不然，我的爷爷，他心中仍在留恋、羡慕着船上的生活呢。

就是在我家的土房頂子上，多少个夏夜，爷爷告訴我

关于海河的事是够多的了。然而总起来只有一个：海河上没有中国人中国船立足的地方，外国船横冲直撞，外国人蛮横无礼，外国兵随便对中国人举枪射击……这些在我幼时的心里曾激起过无比的愤怒：

“不会到当官的那里去告吗？”

“中国官專喜欢給外国人办事。”爷爷冷笑着說。爷爷講到有一次，他駛的船裝着鹽从天津碼頭往上走，迎面来了一只英国輪船，他們真坏，見了木帆船故意加快了速度，晃了他駛的船兩艙水，鹽都打湿了。为这事告到天津河务局，又告到水上“法院”。結果是白化了五十元現洋的訴訟費，什么下文也沒有。这样一来，民船就不敢在海河里走了，都鑽到小河里来。

后来，海河的民船一天少似一天，外国人运到的洋貨沒有木船給他們往四外运——美国的洋白面、英国的煤油、日本的洋布……一堆堆地在碼頭上堆的像山。这一来，洋人又讓中国官到各个河上来抓船；爷爷駛的船也被抓去。他們在碼頭上被外国兵和中国警察押着，裝上美国白面向上走。“法国桥”桥孔的水流是很急的，八杆大篙一齐撑，爷爷在船头打着号子，正在紧急的时候，一艘美国汽艇往下水开来，那汽艇走的快，木船躲不及，一下把爷爷駛的船撞翻了。爷爷的左腿被撞伤，被同伴捞上来送到了医院里。从那以后，他就离开了船上生活，回到家来种地。后来另有船主雇他到別的船上去，他再也受不

了外国人的气，便拒絕了所有邀請他的人。从此，他只能看着別人行船了。

我小的时候，从爷爷嘴里留給我的海河印象是恐怖的。那时我虽然没有到过海河，但一合煞眼就仿佛看到了它：它淌的不是水，是血；上边漂流的净是碎船板和死尸。那时我就曾經夢想着：等我長高長大以后，一定要到海河来，自己也駛一只像天上流星跑得一样快的船，身上給它披上鋼，安上尖刀，一定和欺侮爷爷的外国船碰一碰。

等我長成大汉子的时候，我們的河流和城市已經解放了。我第一次来到这里，找“法国桥”，它已經改名为解放桥了。河里的船只，来来往往，运送着旅客和建設物資；外国船只还有，但不像从前那样猖狂蛮橫了，它們規規矩矩走在航綫上。我們的船只和船工成了海河的主人！

每一次我站在海河边上，我都舍不得走开。看到船工們那愉快的談笑，我衷心地向他們祝賀着。在祝賀的同时也会很自然地想到悲慘的过去，想到我的爷爷……我想，他能活到今天，那該多快活呀！假若他还活着，今天黄昏，在这些船上一定能够找到他。我的血液激动得和河水一样在胸中欢乐地流着。

1956年12月，保定。

挂起了防火旗

五月的蘿北，正是春旱草干的时候，有一天刮起了大風。那風愈刮愈有勁，它掀动着草房的頂子，搖晃着山林的树木，怒吼声如同黄河决口。

护林防火委員秦文英馬上把村口和了望台上設下崗哨，派好換班的人，然后把一面防火旗挂起来。

旗子升起，全村的人全都懂得，这是五級以上的大風；按照公約，在这种情况下就不能燒火做飯了。

她把工作布置下去，自己在村子里轉着，檢查有沒有冒烟的地方。她从村东头开始，繞着各家的房屋向村西头走来。剛走到村当中的时候，立刻嗅到了一股烟味。“南風，这烟味是从誰家来的呢？”她想着南面的人家，一面順着烟味寻找。找来找去發現炊烟是从李貴大娘家的烟囱里升起的。秦文英看了，打算去找李貴大娘的公約执行小組長郭大娟，讓她去看看。她剛走了几步，郭大娟却迎面慌慌張張地走来。

离很远，郭大娟就說：“你快去吧，李大娘燒火蒸饅饅

哩。我这组长去说了几句，一点作用也不起。”

秦文英说：“不起作用？组长是大家选的，公约是她自己也参加订的；你没有问问她，光订出来，不执行还顶啥用？”

“我问啦，人家说：‘谁承想正赶上走亲的这一天刮风啊；要知道，可不订这一条。’我说她不听，后来气得我说：‘你再烧火，我就舀水泼啦！’李大娘说：‘你泼火，也连我这老命泼煞吧！’我算没了办法，软硬都不吃。你快去看看吧。”

“好，我去。你看着点她家的烟囱，别让跑出火来。”

秦文英向李大娘家走来。一路上想：李大娘是个直性脾气，心里有什么就说什么。她想起去年打火以后，李大娘说过：“以后风天谁弄火，非牵着他游街不可。”如今刚过了一年，自己倒把打火的苦头忘啦。

李大娘正在板上揉饅饅，看见秦文英进来，心里说：“这是大娟报告的。哼，谁来就谁来，反正饅饅一定要蒸，保证失不了火就行。”秦文英走进屋，见锅里的水滚着，灶火里的火烧的很旺。再看李大娘那脸，拉成长长的一条了，像憋着吵架的样子。

李大娘见文英坐在对面，觉得再不打招呼就不对了，就说：“大丫头，怎么有空凑大娘坐一会啦？”

秦文英笑了笑说：“我是帮大娘蒸饅饅来啦。”

“哼，真孝顺。”

“哎，大娘，玉花姐姐添了个什么孩子呀？”

“大胖小子唄，听說又白又胖。”当她提起閨女和外孙的时候，臉上才露出笑模样。

“今天三天嗎？”

“可不是呢。要不我为什么忙着弄这个。面是昨天發上的，白天不蒸晚上就酸，那不又是浪費粮食嗎？再說，还有个俗礼，三天娘家人不去，就得到滿月去看。你說，当娘的能等得一个月嗎？”

秦文英懂得了她的意思，就說：“大娘，玉花姐姐不是該去年六月生孩子嗎？怎么到了現在？”

“唉，傻閨女，这哪里还是那个。那个早就小产了。也是个胖小子。”

“光顧下地劳动，就不知道爱惜自己的身子。”

“哪里，不是下地，是打火打的。去年着大火，不是你也去了，我也去了嗎？一連五天五夜在火場上，累得人抬胳膊的勁都沒有嘍。累了以后光覺餓，一陣一陣的眼黑，光盼飞机来扔干粮。后来飞机也来啦，餅干也扔下不少，可就看着餅干吃不下去，又光發渴了。”

“玉花姐姐帶着大身子也去啦？”

“去啦，这事还能少了她。支部書記不讓她去，可是她非去不可。因为她也是护林防火委員，一見着了火，你想紅不紅眼。就是那一次，从火場回来的第二天，唉，……糟蹋了孩子，还差一点把命搭上。”

“这是一人弄火，万人遭殃呀。”

“对。要不气得我说：逮住那个弄火的，非交政府重重地办他不可。他造下多大罪！”

“大娘，你还不知道。光去年打火，咱们政府就花了六十多万块钱，要买拖拉机，能买三、四十架呀。要有那么多拖拉机，咱这里这一大片荒地也早就开出来了。再说烧那么多树，得多少年长那么高呀！现在国家建设正用木头……”

李大娘听得目瞪口呆，灶火里的木柴已经着出来，秦文英指着向李大娘说：“大娘，咱光顾说话，火都着到外边来了，快往里填填。”

李大娘不慌不忙地站起来，从水缸里舀一盆水，向灶火里一泼，只听“嚓”的一声，里边就冒出滚腾腾的烟和气团。这时李大娘怕起来了，她焦急地说：“忘啦，忘啦，这水一激，烟筒里要冒火星子哪！”她慌忙地跑出来向房上看。

房上，坐在烟筒旁边的郭大娟，向正在张望的李大娘说：“不要紧，大娘，烟筒口我早已经盖上啦。”

“我说怎么屋里这么烟哩。这些小媳妇子，没有见过像你们这样难惹的。”说着她又把半盆水泼上去，火全熄灭了。

秦文英向大娘说：“大娘，到天黑，风小了我来帮你蒸。”

“晚上蒸，就耽誤了走亲。”

“那可怎么办呢？”

“怎么办，就拿这揉出的生饅饅去。等煞了風在她家蒸吧。去了我就說：‘今天刮風啦，不能燒火。不的話，失了火，国家得被多大伤啊！’她也是防火委員，不能挑娘这个錯。……”

蘿北半月

初進北大荒

春天，去蘿北的公路翻了漿，汽車不能通行，只得做起步行的準備。我帶的東西不多，分成兩個包，系上一條帶子，一前一後搭在肩上試了試，倒不怎么吃力。但是路遇的那幾位同志，差不多都是從別處調動工作來蘿北的，每人都有個不小的行李。尤其郵局的那位張同志，除了行李以外，還有三個郵袋，所以大家很為他發愁。

我們正在計劃着把所有的東西平均分配的時候，尙志村農業合作社來人通知我們，說他們去鳳翔拉豆餅，我們可以坐他們的車走了。聽了這意外的好消息，自然很高興，大家立刻從店房裡往外搬行李。

一輛四馬平板膠輪車，在小店門口停下。合作社里的駛役員幫我們先把行李排在車上，然後人再坐上去。很快，車就走動了。

出了尙志村，沿公路一直往東。背着小興安嶺，面前